

三 漂流木的獨自

漫捲往返襲來的潮水湮沒我的腳趾，側身躺臥在泥濘沙地上，遠方渲染成墨藍的可怖浪潮循狂風起伏，帶著鹽分的海風隱隱刺痛著我那早已烏青的傷口，過分混雜的思緒依舊在腦海裡糾結著：

以往的我生長在海拔二千公尺的深山裡，沐浴在山濤群起而至的天籟沖刷著聽覺，^值扶老攜幼的獼猴攀爬我的臂膀搖蕩嬉鬧，亦或絨球似的雀鳥於我肩頭停歇。漸漸，輕快手脚的靈活獵人們從我指縫間躍過，循著婦女們裊裊炊煙一併到來，取代如茵植被的是人類徒手開墾的田壠，替換鳥獸合鳴的是幼子們的歌聲，自我髮間落下的耀眼陽光親吻著他們的褐色肌膚，像是結穗小麥搖曳風中的金黃色調。於是起先為失去山間好友蹤影而悲傷的我，卻又不再寂寞了。

直到那晚，山林間霎時回盪著狂亂淒然的聲音，萬物紛紛走避，連那可愛人們也躲入房舍裡，徒留稍微透出的燈光顫慄晃動著。一股莫名的預感從我脊椎直竄上腦門。不久，滾滾動地而來的低鳴驀地發出，由四面八方湧出的泥流撞上毫無防備的我，如把巨斧將我的手筋斬斷，一分為二的劇痛撕裂使我登時啞口，碎石在軀桿上猛地敲擊，砸出不少創口。緊接著，泥流將我連根拔流運載著，人們棲身的小屋輕易的就被旋入其中，讓我連出手拉他們一把的機會也沒有。沿途不時傳來嘎然而止的悲鳴，每聞一次便在我心上劃了千千萬萬刀般痛苦——

循著奪去多少生命的罪惡之流，我被帶到容納一切的汪洋浩瀚。

全身上下四肢百骸都在叫囂著，卻比不上我眼前那一幕幕令人心酸的呼救臉孔。挾著鹹味的雨水湧入我睜起的眼瞳裡，世間的悲歡生死模糊的失去了界線，灼痛著我的視網膜，淚液與雨水交融在一起從眼眶邊溢出，我不禁放聲長嘯，把一切悲痛及想回到從前的願望託付在陰風裡，傳至有著悲傷顏色的海面上……